

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

- 1 本文打算讨论汉语选择问句法从五世纪到十二世纪的历史，主要结论是现代选择问的句法在五世纪已经成型，以后发生若干词汇的变化，在十二世纪产生“是……还是”这类现代选择问的句子。现在先谈古代和现代句法的不同。
- 2 先秦两汉的选择问，两小句句末几乎必用“与”，“乎”，“邪”之类的疑问语气词，如此两小句每句单独已是疑问句，并列就可形成选择问，但大多数另嵌入“抑”，“意”，“将”，“且”，“其”，“妄其”之类的关系词：*

1.1 上古选择问

- 1.1.1 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梁惠王下>）
- 1.1.2 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墨•兼爱下>）
- 1.1.3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论•学而>）
- 1.1.4 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意亦有所止之与？（<荀•修身>）
- 1.1.5 子以秦为将救韩乎？其不乎？（<战国策•韩策>）
- 1.1.6 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史•李将军传>）
- 1.1.7 知其巧奸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汉•京房传>）
- 1.1.8 先生老##与？妄其楚国妖与？（<新序•杂事>）

现代汉语的选择问有时只是把两个选择并列，例如1.2.1，但更普通的则是另加“是”或“还是”：

1.2 现代选择问

- 1.2.1 你吃饭吃面？
- 1.2.2 你吃饭是吃面？
- 1.2.3 你是吃饭是吃面？
- 1.2.4 你吃饭还是吃面？
- 1.2.5 你还是吃饭还是吃面？
- 1.2.6 你是吃饭还是吃面？

相较之下，可见现代句法有三个特征。*第一，在半句末和全句末两处可用语气词“呢”或“啊”，但也可不用；即使用，所用的也不是疑问语气词“吗”，“么”。第二，作为选择问记号的“是”，“还是”就是用作系词的“是”字。第三，上古选择问记号“抑”，“且”，“将”等一句询问句只能用一个，现代的“是”和“还是”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成双出现。以下就要说明具有这三种特征的现代选择问的来源。

2. 现代选择问的几个句式，在五世纪差不多都已经出现。*

- 2.1 N1VP1 为(N2)VP2 ({乎 也})*

2.1.1 不知乎为琼之别名，为别有伍乎也？(<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裴松之(375-451)注)

2.1.2 岂薪##之道未弘，为网罗之目尚简？(<文选·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2.1.3 问望之立意，当趣如管晏而止，为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迹然后已乎？(<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581-645)注)

2.2 N1为VP1({也 耶}) 为VP2({乎 耶})

2.2.1 王问，汝为如形像作也，为使好乎？(<众经撰杂譬喻>(401-413)，<大正藏>，IV，542a)

2.2.2 宏曰：卿为欲朕和亲，为欲不和？(<南齐书·魏虏传>)

2.2.3 夫得道者，为在家得，为出家得乎？(<杂宝藏经>(472)，<大正藏>，IV，492c)

2.2.4 如王宫中有##婆罗树上果，为甜为醋？(<同上>，IV，493b)

2.2.5 今我欲问，身中之事，我为常无常？(同上，IV，493b)(比较：未审心与性，为别不别。(<祖堂集>，-121))

2.2.6 又尝讥玄学植不进曰：为尘务经心，为天分有限邪？(<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比较3.1.3)**

2.2.7 以何等故事不宜尔，为以姓望，为以财货耶？(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舍经>(四世纪末)，<大正藏>，II，660a)

2.2.8 修摩提女为满富城中满财长者所求。为可与，为不可与乎？(同上，II，660b)

2.2.9 人问言：为黑牛系白牛，为白牛系黑牛？(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舍经>，<大正藏>，II，60b)

2.2.10 质多罗长者问尼犍若提子，为信在前耶？为智在前耶？(同上，II，152c)

2.2.11 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为意系法耶，法系意耶？(同上，II，152a，3，4行)

2.2.12 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为意系法耶，为法系意耶？(同上，II，152a，9-10行)

以上所引的例子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为”字用作选择问的记号。“为”字在这时期也是系词，**以后“是”字在口语里淘汰“为”字作系词的位置，只是一个系词替代另一个系词，结果使“是”字变成选择问的记号。例如2.2.9“为黑牛系白牛，为白牛系黑牛？”，把“为”换成“是”，就变成现代汉语的选择问：“是黑牛系白牛，是白牛系黑牛？”。第二，2.2的例子都是“为”字成对出现，这也是现代选择问的特征之一，是上古汉语没有的。第三，以上的例子，除了用“为”或“为……为”作选择问记号之外，大多数还在句尾另加“也”，“乎”之类疑问语气词，有的在句首用询问词“岂”(2.1.2)。这是上古和近古过渡之间的现象，而唐代写的<晋书>(2.2.6)则不用疑问语气词，2.2.9出自刘宋时期的译经，也不用。2.2.5首句用“为”，不合2.2体例，但只此一例，不另列。

两小句并列而不另加记号的选择问也在这个时期出现。

2.3 N1VP1(N2)VP2**

2.3.1 兄今在天上，福多，苦多？(<幽明录>)

2.3.2 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世说·纰漏>)

2.3.3 问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宋书·王王殷沈传>)

2.3.4 助教顾良戏之曰：汝姓何，是荷叶的荷，为河水之河？妥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为新故之故？（<北史·何妥传>）

以上这些句子句尾没有疑问语气词，是中古新兴的句型，也是现代选择问一种句型的先趋（比较1.2.1）。2.3.2和2.3.4虽然用“为”，但这个“为”字是句子的主要动词，而非主要动词之外另加的选择问记号，所以归入以上的一型。

句末不用疑问语气词，用系词作选择问记号，选择问记号可以成双出现，这三点是现代选择问的特征，观察以上所举的例，这些特征在南北朝都已出现，换言之，现代选择问的句法在五世纪已经具型。

另外还有一型，虽然以后被淘汰，也值得提出讨论。

2.4 N为VPNeg**

2.4.1 汝意云何，为欲归不？（竺佛念(312-385)译<出曜经>，<大正藏>，IV，691a）

2.4.2 汝食我肉，为得活不？（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大正藏>，IV，322a）

2.4.3 若遣老人，乘于瘦马，复无粮食，为可达不？（<杂宝藏经>，IV，493b）

2.4.4 此中应有黄色之山，汝为见未？（<贤愚经>（五世纪），IV，412b）

2.4.5 此前应有白色之山，汝为见不？（同上，IV，412b）

选择问和反复问（“你去不去？”）的关系很近，差别只在前者是选择甲跟乙，后者是选择甲跟非甲；2.2.5“身中之事，我为常不常？”是介乎两者之间，再省略次句的动词，就变成“N为V Neg”。我们现在提出这个句型，是准备以后解释禅宗语录里常见的“还V也无？”的来源。

以上的讨论是往后看，解释中古和现代选择问的承继关系，现在要往前看，解释为什么“为”字在中古会变成选择问的记号。我们认为这个转变和“为”用作假设词有关，周法高先生举出一些“为”用作“如其”的词，**现在转引。

2.5 “为”用作假设词

2.5.1 臣之御庶子鞅，愿王以国听之也。为不能听，勿使出境。（<吕氏春秋·长见>，<魏策>同）

2.5.2 王甚喜人之掩口也。为见王，必掩口。（<韩非子·内储说下>，<楚策>同）

2.5.3 是楚与三国谋出秦兵矣，秦为知之，必不救也。（<战国策·秦策>）

2.5.4 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火芮获君之国；中国为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币而事国之君也。（<秦策>二）

2.5.5 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史记·宋世家>）

2.5.6 孙叔敖戒其子曰：为我死，王则封女，女必无受利地。（<列子·说符>）

选择问是把两种假设的情况并列，让对方选择：“为”字既已用作假设词，再加引申就可以变成选择问的记号。从引的例句的出现的先后看，大致也还说得通；以上所引的“为”用作假设词的例，大多数是战国末年和秦汉，最晚的是魏晋时代的<列子>

，但2.5.6的句法又不太清楚，而用“为”字选择问是五世纪的现象；前后衔接得似乎不够紧；但从一下所引的3.1.1，可见东汉已用“为是”作选择问的记号，在时间上正可承接2.5.5<史记>的例。

另一方面，古代选择问在汉代用“将”，“且”作关系词(1.1.6跟1.1.7)，而“将”，“且”又是表达将来的语词。将来和假设的关系古今中外都很密切，例如现代汉语的“要”和“要是”：“天要下雨了”，“要是天下雨，我不去”；有些现代方言用“……的时候”表达假设；德文的wenn相当于英文的if跟when。所以“为”字用作假设词后，因为意义相近，很容易填补“将”，“且”的空，结果形成单用“为”的2.1，再两句并用，就形成2.2的“为……为”。

3. 下一步的演变，是“为”字复词化产生“为是”，“为复”，“为当”。这些复词单用或双用所构成的选择问流行在南北朝和唐代，尾声一直延续到南宋。这种句法早被研究敦煌文献的几位学者指出，**我们又收集了一些晚出的例，以便决定这些语辞出现时期的下限。

3.1 为是

3.1.1 (平子怅然问[骷髅]曰：……)为是上智，为是下愚？为是女人，为是丈夫？(张衡(?)<骷髅赋>)

3.1.2 昨夜光明，殊倍于常，为是帝释梵天四天王乎？二十八部鬼神大将也？(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IV，230b；比较3.1.7)

3.1.3 王江洲夫人语谢遏曰：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世说·贤媛篇>；比较2.2.6)

3.1.4 汝既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是河水之河？(<隋书·何妥传>；比较2.3.4)

3.1.5 远法师问，为是比量见，为是现量见？(神会<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下，胡适<神会和尚遗集>，277)

3.1.6 未审此禅门者有相传付嘱，为是得说，只没说？(同上，281)

3.1.7 口口光明倍寻常，照耀竹林及禅房，为是上界天帝释，为是梵众四天王，口口佛会禅林内，能令夜分现祲祥？(<敦煌变文集>，768；比较3.1.2)

3.1.8 今又古，是楚对凡亡，为是凡亡楚？(刘辰翁(1231-1294)<摸鱼儿>词)

3.2 为复

3.2.1 君家少室西，为复少室东？(王维(701-761)<问寇校书双溪>诗)

3.2.2 年不甚幼，近学何书？拟应明经，为复有文？(<唐言>卷五，<切磋篇·李元宾书>)

3.2.3 和尚等今在此深山，绝无人家，今当亦无船往密州。夜头住宿否？为复寻村里行？(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838-847)，开成四年四月五日条)

3.2.4 近日恰似改形容，何故忧其情不乐？为复诸天相恼乱？为复宫中有不安？为复忧其国境事？为复忧念诸女身？(<敦煌变文集>，350)

3.2.5 为复是四大违和？为复是教化疲倦？(<敦煌>，578)

3.2.6 又问：一切人佛性，为复一种？为复有别？(<祖堂集>，I-127)

3.2.7 萧扈，吴湛带去圣旨，不知是有文字，为复只是口说？(沈括<乙卯入国奏请>(1075)，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50页引)

- 3.2.8 两国相重，书状往还，写得真楷是厚意，惟复写得诺笔是厚意？(<三朝北盟会编>15.5，<燕云奉使录>(1125))
- 3.2.9 又如举手，动足，着衣，吃面，当如何体究？为复只看话头？为复别有体究？(<大慧书(1089-1163)•答吕郎中书>；荒木见悟编译<大慧书>，131)
- 3.2.10 所谓穷理，不知是反己求之于心，惟复是逐物而求之于物？(<朱子语类>卷一二一，台湾影印明成化版，4760)
- 3.2.11 不知山与楼争长，为复楼随山月却移？(杨万里(1127-1206)<寄题王国华环秀楼>诗)

3.3 为当

- 3.3.1 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有异？(<颜氏家训•书证>)
- 3.3.2 <太誓>之注不解“五至”……不知为一日五来，为当异日也？(<诗•周颂•思文>孔颖达疏)
- 3.3.3 将军为当要贫道身，为当要贫道业？(<敦煌>，172)
- 3.3.4 因何行李#####，轻身单骑，为当欲谋社稷？为复别有情怀？(<敦煌>，373)
- 3.3.5 凡修心地之法，为当悟心即了，为当别有行门？(<祖堂集>，II-44)
- 3.3.6 师曰：为当求佛？为复何道？(<祖堂集>，I-132)

这三个语辞出现的次序是“为是”最先，“为当”其次，“为复”最后，而其湮没也是照着这个次序。<敦煌变文集>有<口语语汇索引>，<祖堂集>也有，**统计这几个语辞出现的次数，可以帮助了解其兴衰消息：

	为复	为当	为是
<敦煌>	25	17	2
<祖堂集>	25	14	0

<敦煌变文集>里，“为是”只出现在一篇(<频婆娑罗王后……变>)，就是3.1.7所引的例，这篇变文以<撰集百缘经•功德意供养塔生天缘>做底本，而“为是”一词出现于原文(3.1.2)，所以可以说，<神会语录>以后，“为是”差不多完全绝迹。照胡适先生的说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写定在天宝(742-755)年间，**所以“为是”的寿命是二世纪(?)到八世纪末，南宋虽然偶尔遇见“为是”(3.1.8)，但已不是流行于口语的语辞了。“为复”的流行时期是八世纪到十二世纪末。“为当”出生在六世纪，在<祖堂集>所代表的九世纪还颇健旺，终年不易确定。

“为”字变成复词，是顺着当时语言的潮流，四，五世纪左右，“是”字普遍地附加在其他的字之后，产生“~是”型的复词，例如“非是”，“犹是”，“即是”，“皆是”，“亦是”，“若是”等。“复”，“当”也变成后加词，例如<世说新语>里的“故复”，“谁复”，<游仙窟>里的“虽复”，“又复”，“时复”，“乃复”，“岂复”；<世说新语>里的“正当”，“自当”，“终当”，“必当”，“故当”，“唯当”。**这些复词，有些两个成素各有本身的意义，有些第二个字只是把单音

节的词变成双音节，缓和语气，原义保留不变。“为”字变成“为是”，“为复”，“为当”是第二种，也是汉语复音节化的一般趋势的产品。

4. “还”字最初用作选择问记号是在<祖堂集>，现在先说这本书的时代和来历。**

<祖堂集>是现存最古的禅宗史之一，书成于南唐保大十年(952)，编者是泉州招庆寺静筠二位禅德，这本书北宋还在流行，景德年间(1004-1007)<传灯录>刊行以后，渐受淘汰，终于失传，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年才在韩国发现1245年开雕的二十卷的全部版本。太田辰夫先生首先注意到这本书在研究口语方面的价值，他写的<中国语历史文法>把<祖堂集>用作主要资料之一，还编成<<祖堂集>口语语汇索引>。以前治语法史的学者大多数看重<景德传灯录>，原因是<祖堂集>不容易看到，现在<祖堂集>有了影印本，这本书实在可以替代晚出而经过删改的<景德传灯录>。

<祖堂集>的编汇工作，在写序(952)的二十年前已经开始，书中所记的大多数是九世纪的人，所以把<祖堂集>看作九世纪语言的记录，大概不会太差。

在讨论“还”字用作选择问记号之前，先说一下“还”字更早的一般的用法。“还，返也”这个意义先秦就有了，一直沿用，例如<诗·小雅·何人斯>：“尔还而入”。“还”字用作副词比较晚出，唐初有“既……还”型的连词：“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魏征<述怀>)。此外八世纪中叶“还”，“还是”也用作“仍旧”：

4.1 “还”，“还是”=“仍旧”

4.1.1 信宿渔人还泛泛。(杜甫诗)

4.1.2 还是昂藏一丈夫。(李颀(? -751?) 诗)

4.1.3 玉郎还是不还家。(顾#词)

4.1.4 还是不知消息。(同上)

<祖堂集>询问句用“还”字最多的一型是“还VP也无”或“还VP也不”，这种句型在其他禅宗著作也常见。

4.2 还VP也{无 不}

4.2.1 除得一翳底人，还称得向上人也无？(<祖>，I-98)

4.2.2 和尚在曹溪时，还识和尚不？(<祖>，I-149)

4.2.3 师初参夹山，夹山而问：汝是什么处人？对曰：闽中人。夹山云：还识老僧不？对曰：还识学人不？(<祖>，III-12)

4.2.4 正当方寸扰扰时，漫提撕举觉看，还觉静也无？还觉得力也无？(<大慧书>，<答富枢密第三书>，荒木本，57)

4.2.5 汝等还护惜也无？(<碧岩录>第二则，(环悟(1063-1135) 著)<评唱>，岩波文库版，上58)

以上“还”字的用法，从上下文来看，不是“仍旧”的意思；4.2.4引得比较长，正可以看出是黄山(“师”)初见夹山的对话，以前两个人没打过交道。这种句型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五、六世纪“为”字询问句的一型，现在再引2.4的几句，以资比较。

2.4.1 汝意云何，为欲归不？(<出曜经>)

2.4.2 汝食我肉，为得活不？(<大庄严论经>)

2.4.3 若遣老人，乘于瘦马，复无粮食，为可达不？(<杂宝藏经>)

把“还”字换成“为”字，句法就从南北朝的“为VP Neg”变成唐末的“还VP也无”。此外还有一点不同，禅宗用“也无”，南北朝只用一个否定词“不”或“未”；中唐以后反复问句末用“无”字，同时也出现“也无”，“也不”，“也未”，“以否”，“已否”，**再往上推，“也”，“以”，“已”都可能是“邪”的变读，<

颜氏家训·音辞篇>说：

“邪”者未定之词，……<汉书>：“是邪，非邪？”之类是也。而北人即呼为“也”字，亦为误矣。

据此，“还知也无？”这类的句法的来源是：“为知邪？不知邪？”由於省略和紧缩变成“为知邪不？”此后“邪”换成“也”，“不”换成“无”（比较4.2.1和4.2.2），“为”换成“还”，就变成“还知也无？”

<祖堂集>首次出现“还”字用作选择问记号，只有3个例。

4.3 N还VP1VP2 NVP1还VP2

4.3.1 古人还扶入门，不扶入门？（<祖>，III-84）

4.3.2 秀才唯独一身，还别有眷属不？（<祖>，IV-74）

4.3.3 祖意与教意，还同别？（<祖>，V-106）

有两点可以说明这是新兴的语法。(1)<<敦煌变文集>口语语汇索引>不列“还”字。(2)<祖堂集>还有其他选择问的记号：“为……为”，“为复……为复”，“为当……为当”，出现的次数都比用“还”字的选择问多。

<祖堂集>里“还VP也无”和“还VP不”式的句子一共出现17次，句型已经成熟，再比较上面4.3所引的例句，可知差别只在是否省略次句的谓语；省略则是*“古人还扶入门不？”，不省略则是由于把“还”字的场合从“省略句”推广到“非省略句”。4.3所引的例句的选择是介乎“甲与乙”和“甲与非甲”之间，只能算现代选择问的雏形。

现在再谈一个有关的问题。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126页)指出在晚唐和宋元，“还”字也是个假设词，意思是“如其”。

4.4 “还”=“如其”

4.4.1 僧还相访来，山药煮可掘。（韩愈<送文畅师北游>诗）

4.4.2 君还知道相思苦，怎忍抛奴去？（苏轼<虞美人>词）

4.4.3 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秦观<水龙吟>词）

4.4.4 盗跖倘名丘，孔子还名跖，跖圣丘愚直至今，美恶无真实。（辛弃疾<卜算子>词）

4.4.1韩愈的例，“还”字可能是“复”义，整句读成“僧复相访来”，其他诸例不成问题。以前已讨论过“为”字差不多同时用作假设词和选择问记号(2.5以下)，“还”字用作“如其”是历史重演。

以上看到在两种场合下“还”字替代“为”字，一种是“为”字独用作选择问记号，一种是假设词，以后还会看到“还是”替代“为是”，我们不禁要问这项替代到底是什么性质。

一般说来，替代有两种，一种是两个不同的语词之间的替代。例如古代用“为”，现代用“是”；古代用“行”，现代用“走”。另一种是同一个语词两种不同的读法和写法，例如古“欲”今“要”，古“作”今“做”。至於“还”替代“为”，我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证据不足，只能作初步的考察。

普通话“还”字有两种念法，“复”义念huan，选择问记号念hai，无鼻音，<广韵>跟<中原音韵>都没有无鼻音的一读，所以这个读音的来历不明，是个问题。“为”，“还”声母的差别倒容易解释，“为”*gwj->jw-，“还”*gw->u-，如果某个中古方言保存“为”字的舌根声母，结果中古是匣母，和“还”字相同；另外也可以设想在“王”，“黄”不分的方言中（例如现代吴语），“为”，“还”也是声母相混。所以我们目前的假设是在某个中古方言中“还”字失落鼻尾音，声母和“为”相同，因而用“还”写以前用“为”来写的字。

5. <朱子语类>里，现代汉语用的各种选择问都已齐备，此外另有单用“还”字(不用复词“还是”)的例。

5.1 <朱子语类>里的选择问

5.1.1 尝有一僧云：好捉倒剥去衣服，寻看他禅，是在左肋下，是在右肋下？(<语类>卷一二四，4819；<辑略>，220)**

5.1.2 不知要就此处学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闻”，还只要求子路不是处？(<语类>，29：1227)

5.1.3 天地之心亦灵否？还只是漠然无为？(<语类>，1:69；<辑略>，2)

5.1.4 祭祀之理，还是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否？(<语类>，3:139；<辑略>，17)

5.1.5 大钧播物，还是一去便休也，还有去而复来之理？(<语类>，6:75)

5.1.6 道之形体……只反诸吾身求之，是实有这个道理，还是无这个道理？(<语类>，111:4140)

5.1.7 且如人而今做事，还是做目前事，还是做后面事？(<语类>，29:1249)

再看以下一大段。

5.1.8 又曰：如今人也须先立个志趣始得，还当自家要做什么人？是要做圣贤？是只要苟简做个人？……闲时也须思量着，圣贤还是元与自家一般？还是有两般？天地交付许多与人，不独厚于圣贤而薄于自家，是有这四端？是无这四端？只管在尘俗里面究，还曾见四端头面？还不曾见四端头面？(<语类>，121：4766；<辑略>，214)

以上大量引<朱子语类>的例句，一则是现代选择问的诸型，到十二世纪末完全出现，以后只是承继既有的句型，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二则是以往关于汉语语法史的专著给人不少错误的印象，Gerty Kallgren专门研究朱熹语言的论文，**以为朱熹用“还”字不多，选择问例句只引了5.1.2和5.1.3，根本没有注意到“还是”的出现，也没有和其他选择问句型连起来讨论。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322页)认为选择问用两个“还是”是现代的句法，引例中最早的是<红楼梦>，其实“还……还”，“是……是”，“还是……还是”，“是……还是”早已在<朱子语类>里出现了。

从唐末到南宋一大变化是“还”变成“还是”，以前已经说过附加“是”字是汉语一种趋势，例如“若是”，“非是”，“即是”，“亦是”。另一方面，“还是”在中唐以后用作“仍旧”，也可以说这个原有的语词添了一个新的用法。

总结以上，五世纪出现用“为”字的选择问，重复形成“为……为”，此后“还”替代“为”，“还”再变成“还是”，这就是现代选择问一型的来源。

现在该讨论现代选择问的另一特征，就是用系动词“是”字作记号。在一句原有的动词之外另加“是”字，这种句法在五世纪早已出现。

4.1 (Adv.) 是VP**

4.1.1 又夷俗长##，法与华异，翘左##右，全是蹲踞。(<南齐书·顾欢传>)

4.1.2 吴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世说·栖逸>，注引<续晋阳秋>)

4.1.3 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邪？(<南齐书·垣崇祖传>)

5.2.2“吴中高士求死不得”已是完整的句子，有自己的动词，所以“(便)是”是另加的系动词。

“是”字用作选择问记号(“是吃饭，是吃面？”)相当晚，“为是”是一个语词，不能算用“是”字，比<

朱子语类>更早的资料，似乎只有禅宗的<碧岩录>，其中环悟(1063-1135)所撰的<评唱>有这类的例子。

4.2 <碧岩录>用“是”字的选择问

4.2.1 这僧是会来问不会来问？(<碧岩录>，73则，岩波文库版，下，14)

4.2.2 且通：是肯他，是不肯他？是杀，是活？(同上，71则，下，6)

此外，从唐末到南宋，还有若干过渡性的句型，有些以前已经引过。

5.4.1 为移(复)是四大违和？为复是教化疲倦？(<敦煌>，578：前引3.2.5)

5.4.2 萧扈，吴湛带去圣旨，不知是有文字，为复只是口说？(沈括<乙卯入国奏请>，50；3.2.7)

5.4.3 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为复是同是别？(<碧岩录>，31则，<评唱>，中，8) (比较：“未审心与性，为别不别？”(<祖堂集>，I-121))

5.4.4 所谓穷理，不知是反己求之于心，惟复是逐物而求之于物？(<朱子语类>，121：4760)

5.4.5 不知魏公是有此梦，还复一时用兵，托为此说？(<语类>，3：146；<辑略>，20)

所谓过渡时期的构造有几种，一种是用“为复是”；一种是前半用“是”，后半用“为复”或“为复是”；5.4.5最有趣，前半用“是”，后半用“还复”，“还复”这个词虽早已存在，但这里是因为“为”字普遍地被“还”字替代，所以“为复”也就变成“还复”。而5.4.4却写成“惟复”。

“是”字变成选择问记号，不外乎两个原因，先有了用“为”字的选择问，然后“是”字普遍地替代“为”字。另一个原因是五世纪就有了在原有动词外另加系动词的句型，这种句型把领域扩充到询问句来，也促进“是”字变为选择问记号。

5. 本文的题目是“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顾名思义，应该讨论现代汉语各种方言的选择问。限于学力，只能谈粤语选择问的来源。

粤语有个比较特殊的选择问记号，就是“定”字。

5.1.1 你定食饭定食面呀？

5.1.2 你食饭定食面呀？(你吃饭还是吃面呀？)

这种句法，在唐代已经出现。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303页)举了四个例，以下转引。

6.2.1 闻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杜甫<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诗)

6.2.2 不知西阁意，肯别定留人？(杜甫<不离西阁>诗)

6.2.3 要得长随二三友，不知由我定由天？(杨万里<中秋前两日别刘彦纯，彭仲庄>诗)

6.2.4 余日知安在，南村定北村？(敖陶孙<上郑参政>诗)

张相也指出“定”字在另一种疑问句的意思是“究竟”，例如“联骑定何如，予今颜已老”(韦应物<寒食寄诸弟>诗)，这种用法在唐宋诗中屡见，比用作选择问记号的频率高。我们猜想选择问的用法是从究竟义转来的。

以上的引例出自三个作家。杨万里(1124-1206)是江西吉水人，所谓江西派的中坚，敖陶孙(1154-1227)是闽北福清人，都是广东的邻省，和他们同时的朱熹(1130-1200)用“是……还是”等，不用(或

罕用)“定”作选择问记号,可见南宋“定”字已是方言词,和“是……还是”的分布地区对立,不过当时“定”字的通行地带比现在更北。

至於唐代,“定”字也是方言词,杜甫两首一首写在四川,一首是想念在江南的五弟,而全集仅此2例;其他诗人有引得容易翻检的,如李白,李贺,韩愈,王维都不用这种句法,<祖堂集>和<敦煌变文集>也不见,可知选择问的“定”字自唐代以来一直都只流行在偏南地带。

- 7 总结以上,现代汉语选择问的来源是:(1)古代选择问在秦汉用“将”,“且”作关系词,同时“为”也用作假设词,在这种情形下,五世纪产生“为”和“为……为”式的选择问,同时也产生两小句并列而不带疑问语气词的新兴句型。(2)“为”字复词化,产生“为复”,“为是”,“为当”,由这些复词单用或双用而构成的选择问盛行于唐宋。(3)“还”字替代“为”字,产生用“还”字的选择问,以后“还”字附加“是”字变成“还是”。同一时期也出现“还VP也无”以及用“还”字的假设句。(4)“是”替代“为”,“N是VP”扩充到询问句,於是产生用“是”或“是……是”的选择问。(5)<朱子语类>里,现代选择问的种种句子都已出现。

本文的题目,以前研究汉语语法史的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方面固然是以前资料缺乏,另一方面我们能作比较完整的全面观,是借重了不少前人的成果。尤其是吕叔湘先生对汉语语法所作的结构分析,Gurevich发现佛经里有相当多的“为……为”式,太田辰夫先生对<祖堂集>的研究,以及中,日学者对敦煌口语语汇的收集整理,都替本文做了开山辟路的工作。

同时我们不免感觉到研究语法史在方法上需要改进。从刘##的<助字辩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到现在,以虚词作研究重点是汉语语法史的基本传统,所以历史文法的书,无论是描写某代历史阶段,或是贯穿前后探究渊源,一般的体例是列举虚字,然后在每个虚字下排列例句,这种工作固然是建立汉语语法史过程中不可少的基本步骤,但其本身有两个盲点。

第一,为什么某个虚词会有不同的用法?为什么某些个虚词会有同一或类似的用法?以前的语法书很少讨论这两个问题。固然如果以整个文言作范围,一个虚词的各种语法可能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场合下产生,我们也不必去追寻其中不存在的关系,但如果把时间范围缩小,就往往发现某个虚词有几个用法并不只是偶合,其中自有线索可寻。例如“还”和“为”先后都在同一个时期不但用作“如其”,而且也用作选择问的记号;“将”,“且”,“为”相继从表示将来或假设转为选择问记号。虚词语意的引申,用法的转变,以及几个义近的虚词之间的兴衰替代,这些都是语言史的一部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从语义转变的通例着眼,或许能帮我们从“知其然”进入“知其所以然”的境界。

第二,以虚词作研究重点的语法史只注意某个虚词的出现,而忽略句型的出现。以本文的题目为例,“现代汉语的选择问在什么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以具体的虚词作研究重点就会去找用“是”及“还是”的询问句,结果答案是宋代,或许可以推到唐末;如果把现代选择问的特征订为以系词作记号,每句选择问可单用或双用这记号,两小句句尾可以不用疑问语气词,结果答案是五世纪。这两种答案的差别是后者把语法分析为两部分,句型是个框子,个别虚词是填框子的实体。五世纪产生了新的句型,此后句型不变,只是填框子的词汇经过种种变化。句型和词汇的分别,研究现代汉语的学者已经常用,但在语法史方面应用的还少,所以特别提出来讨论。

附录:韩愈古文不合周秦两汉文法例证

<马氏文通>的序里有段触目的话:“愚故罔揣固陋,取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栞句比,繁称博引……皆有以得其会通,辑为一书,名曰‘文通’。”这段话所以触目,是因为只有韩文是唐代,其他都是周秦两汉的文献。至於为什么韩文被列入“历代文词升降之宗”,说来话长,简而言之,是后代给古文运动的一种解释。韩愈自己说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古文运动经过欧阳修那批人提倡,到宋代变为一时风尚,於是大家又认为韩愈的文章完全合乎三代两汉的规范,堪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这种气氛下,有些语法学家认为古文有个一致的,系统化的文法;无论是韩柳的文章,或是周秦两汉的典籍,反正都是古文,文法一致,拿来“繁称博引”,无妨大体。马伯通固然是接受这套观念,即是近年来研究“文言文法”,“古代汉语”,“古代语法”的学者,恐怕也还没出这个圈套。

这套观念是经不住考验的。任何人无论怎样仿古,都不免渗入后期的语言。韩愈的文章里就有一些例子,因为牵涉到选择问的句法,所以列为本文附录,以便和正文参照。

附1.1 呜呼！其真无马乎？其真不知马乎？（《杂说·世有伯乐》），万有文库本《韩愈文》，17）

附1.2 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祭十二郎文》，144）

附1.3 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讳辩》，32）

附 1.4 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讳辩》，33）

这四句选择问都不合先秦两汉文法，上古可以用“其”作关系词，但只可以用1个，韩愈却用了2个（附1.1，附1.2），这是模仿后代句法的拟构。附1.3，附1.4用“为……为”，最早的例出现于五世纪（正文2.2），和韩愈同时的《祖堂集》“为……为”凡八见，可能还是唐代的口语。

附 2 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非其幸欤？（《进学解》，22）

“宰臣不见斥”的意思不是“宰臣不被斥”，而是“不被宰臣所斥”。先秦“见”字作虚词用时只表被动，所以马伯通碰到这句就束手无策，因为一个一致的文法系统里怎么能有个虚字表示被动，同时又表示主动呢？他说：“然韩文《进学解》云：‘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非其幸欤？’其意盖谓不为宰臣所斥也，则‘见斥’二字反用矣，未解。”（《马氏文通》卷四之二）。这个悬案一直到吕叔湘才解决，他指出这种“见”的用法是魏晋南北朝新兴的句法（《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46-50），时代不同，用法自可不同。这是用历史眼光研究文言的先声，无怪乎牛岛德次特别用吕氏的论文来说明研究中古汉语的方法（《汉语文法论（中古编）·绪论》，3）。

附 3.1 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答刘正夫书》，81）

杨伯峻指出（《列子集释》（明伦，台北，1960），224-227），先秦用“以来”，“而来”，不单用“来”，前面用“自”，“由”，例如《孟子》里的“自生民以来”，“由周而来”。到了汉朝，一般仍然沿用这个格式，但偶尔也省略“自”，“由”，例如《史记》的“臣迁仅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汉书》的“故汉得天下以求欲常善治”。《世说新语》有这么一句：

附 3.2 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巧艺》）

“有苍生来”正跟“有文字来”句法相同，是这种格式最早的例。

附 4.1 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张中丞传后叙》，40）

“三遍”是动量词，这个词类先秦两汉都没有，魏晋南北朝才兴起（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北京，1965），7--9，249-276）。

《孟子·公孙丑下》：

附 4.2 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按照这个例，韩愈若是要完全仿古，就该说：“读不过三。”

我们的意思倒并不是说韩愈应该只用先秦两汉的文法，因为这是任何人都办不到的。这段附录的用意只是要指明，上古有上古的语法，魏晋南北朝的语法，唐代有唐代的语法把资料的年代划分清楚，汉语历史文法的研究才能有进展。

附注

- 1 例句转引自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上海，1956），289页；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修订本，科学出版社，1957），451-452页。本文对上古选择问的刻画是循依吕叔湘，289页。
- 2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288页举出现代选择问的两个特征（即本文第一，第三两项），但忽略了用系动词那项。

- 3 例句2.1转引自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266页; 张永言<读<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偶记>, <中国语文>1964年第3期, 239页; 刘##<助字辩略>(中华, 北京, 1958), 卷一, 24-25页。2.2转引自Gurevch, Ocherk Grammatiki Kitaiskogo Iazyka (Moscow, 1974), 231-232(书名中译是<汉语语法纲要>, 是用四至六世纪翻译的佛经作主要资料); 牛岛德次<汉语文法论>(中古编)(大修馆, 东京, 1971), 346页。
 - 4 本文用的语法分析符号: N, 名词; VP, 动词组(谓语); Adv., 副词; Neg, 否定词; (X), X可有可无; {X Y}, X与Y两者之中择一。详见杭士基(Chomsky)原著, 王士元, 陆孝栋编译, <变换语法理论>(香港大学出版社, 1966)。
 - 5 刘##<助字辩略>(1711年初刻)最早发现“为”字用作抑辞, 就引这句为证, 此后杨树达批评刘氏对此句的解释: <晋书·谢道##传>: “尝讥谢玄学植不进曰: ‘为尘务经心, 为天分有限耶?’”二“为”字与“因”同, 而刘氏乃云: “二‘为’字并是抑辞”。(刘##<助字辩略>(中华书局, 北京, 1954), 308页, 杨树达跋)
- 此句<世说>作“汝何以都不复进, 为是尘务经心, 天分有限?”(本文3.1.3引), “为是”绝对是抑辞; “为……为”在同时的文献又有如此多作抑辞的例; 显然刘##本来解释对了, 杨树达反而弄错了。由此也可见佛经资料的重要性。
- 6 本文的2.1.1, 2.3.2, 2.3.4 就是“为”字用作系词的例; 2.3.4 “为”“是”对文, 用例最明确。纵使“为”不能完全算作系词, 只要“为”, “是”两字义近易混, 就足够支持我们的理论。
 - 7 例句转引自牛岛德次<汉语文法论>(中古编), 346页;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江南书院, 东京, 1958), 407页。
 - 8 例句转引自Gurevich前引书, 230-231页。
 - 9 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编>>(史语所, 台北, 1961), 212-213页; 杨树达<词诠>(中华, 北京, 1954), 554页。
 - 10 例句有些转引张永言前引文;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订本, 古亭书屋, 台北, 1975), 175页; 张相前引书, 266页。
 - 11 入矢义高<<敦煌变文集>口语语汇索引>(京都, 1961); 太田辰夫<<祖堂集>口语语汇索引>(京都, 1962)。两本都是私人油印出版。1975年旅日, 入矢先生赐借影印一份, 谨此志谢。
 - 12 胡适<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 <神会和尚遗集附胡先生晚年的研究>(胡适纪念馆, 台北, 1970), 365-370页。原文载在<史语所集刊>29本(1958)。
 - 13 吉川幸次郎<世说新语的文章>, <中国散文编>(筑摩书房, 东京, 1966), 93页; 志村良治<中古汉语的语法##语词>, <中国文化丛书, 1, 言语>(牛岛德次, 香土反顺一, 藤堂明保編集, 大修馆书店, 东京, 1967), 287页。<世说>有高桥清编的<世说新语索引>(广岛大学文学部, 中国文学研究室, 1959)可助查检。
 - 14 关于<祖堂集>的时代和来历参看柳田圣山编译<世界的名著·续3·禅语录>(中央公论社, 东京, 1974), 74-77。<祖堂集>(广文书局, 台北, 1972), 附柳田先生的短序; 此书另有日本版(中文出版社, 京都, 1972), 序比较详细。
 - 15 志村良治前引文, 264页。
 - 16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正中书局, 台北, 1962; 影印明成化九年江西藩司覆刊, 宋咸淳六年导江黎氏本)。清张伯行编<朱子语类辑略>(丛书集成初编本, 商务, 上海, 1936)。
 - 17 Gerty Kallgren, Studies of Song colloquial Chinese as revealed in Chu Xi's Zuanshu (<<朱子全书>内所见之宋代口语>), BMFEA 30.1-166 (1958)。

THE ORIGIN OF THE DISJUNCTIVE QUESTION IN MODERN CHINESE

(Abstract)

The disjunctive question (DQ) in Modern Chinese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features. (1) The forms shih and hai. Shih serve as the DQ-marker. The copula shih is identical with one of these markers, and is a constituent of the other. (2) A Modern DQ may use a single marker or pair of markers; it can also dispense with it altogether. In contrast, the DQ-markers of Old Chinese and Han Chinese cannot occur twice in a disjunctive question. (3) The DQ of Old Chinese and Han Chinese almost always ends in an interrogative particle, e.g., 乎 hu, 邪 yeh, or 与 yü. The Modern DQ does not follow this rule. The interrogative particle 吗, 么 .ma does not occur in a Modern DQ, and the forms which do occur, such as 啊 .a or 呢 .ne, are not interrogative particles.

The present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DQ, as characterized above, to the 5th century A.D. The main sources used consist of the Buddhist texts of Early Middle Chinese (4th to 6th C.), the Tun-huang 敦煌 manuscripts, the Tsu-t' and chi 祖堂集 (952 A.D., the earliest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Zen Buddhism) and the Chu-tzu y-lei 朱子语类 (1170-1200).

Disjunctive questions without a sentence-final interrogative particle already occurred during the 5th century. This accounts for feature (3).

Also in the 5th C., the particle 为 wei began to be used as a DQ-marker, either singly or in a pair, yielding a new type of dQ with the form

N1 VP1 wei (N2) VP2

Or N1 wei VP1 wei (N2) VP2.

The word wei meant 'to act, to serve as' in OC. But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it began to be used as a copula. When wei was replaced by another copula shih 是, the word shih also became a DQ-marker.

The Modern DQ-marker hai. Shih has a more complicated history. (1)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there occurred a general process of di-syllabification. One favorite device was to suffix a syllable-filler 当 tang, 是 shih, or 复 fu to an already existing monosyllabic form. As a result of di-syllabification, the DQ-marker wei became 为当 wei-tang, 为是 wei-shih, or 为复 wei-fu. Disjunctive questions containing these new di-syllabic DQ-marker occurred frequently in Middle Chinese. (2) Lexical substitution of wei 为 by hai 还 in the context of disjunctive questions yielded a new DQ-marker hai during the 9th C. With the suffixing of 是 shih to hai, Early Modern Chinese acquired the DQ-marker hai. Shih. This DQ-marker has two other sources, one involving the semantic shift of hai. Shih from 'still' to 'whether, or', and the other resulting from the substitution of hai for wei in the context of 为是 wei-shih.

The entire set of Modern DQ forms can be found in the Chutzu yü-lei. It is also shown that the Cantonese DQ-marker 定 dihng first occurred in the 8th C., in two poems by Tu Fu, and that during the 12th C. It was

already a dialect word used only in South China.

Two methodological remarks conclude this paper. (1) In studying historical syntax, one should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rame and the filler. The structural frame of the Modern DQ already existed in the 5th C. The specific Modern DQ-markers shih and hai. Shih, which serve as fillers, did not occur in that capacity until the 12th C. They came about through a complicated process of di-syllabification and lexical replacement. But throughout that process, the structural frame remained intact. (2) In the Appendix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Han Yü's 韩愈 prose contains several post-Ha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including Middle Chinese forms for the disjunctive question. He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literary Chinese, which includes Pre-Ts' in prose as well as the writing of Han Y, is too heterogeneous a corpus to be studied scientifically.

*本文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九本第一分，1978年。